



人生絮语

天凉好个秋

文/朱 凌

秋风一起,秋雨一下,万物仿佛陷入一片悲凉之中,天地间似乎都笼罩上一层清凉而孤单的色彩。此情此景,最容易惹起人的思乡之情,让人想起故乡的一切,想起曾经逝去的那些亲人,想起曾经在秋天里的一些好与不好的记忆。秋天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季节,它总会勾起你太多的往事。

天凉好个秋,是啊,天凉了,秋天也随之来临。秋天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淅沥沥的秋雨不停地下着,秋风吹过,曾经的花红柳绿一下子就都凋落了。此情此景让人不由得悲从心中来,却又不知该如何面对,只能是道一声,天凉好个秋。

常常感觉人到中年,似乎特别喜欢回忆年轻时的事情。此时的我就总是会想起儿时的秋天,想起在秋天时所做的一些事情。那时真的是无忧无虑,甚至于那个时候总是盼着自己能够快一点长大。当时记得母亲说得最多的就是,你们现在多好啊,什么烦恼都没有,哪像我们大人,一天到晚总有愁不完的事。

当时对于母亲所说的这些并没有意识到什么,甚至于还会和母亲反驳说,我们小孩也有烦恼啊,也会有烦心的事情。每当这个时候,母亲总是会摇着头说:“你们这些事算得上什么烦心事啊,等你长大了,就知道大人有多么不容易了。”

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,曾经的我总是希望快一点长大,谁曾想不经意间,此时的我已经是人到中年了。再回想曾经的一切,再回想某一年的秋天,与母亲坐在院子里,边吃板栗边聊天时的情形,竟让我觉得仿佛是上一辈子的事情。

天凉好个秋,此时的我真的是体会到了诗人内心中的那份感觉。生活中有太多让我们无法左右的事情,生活也有着太多无奈的事情,此时的我们,真的是不能像儿时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,此时的我们上有老,下有小,我们处在正中间,所有的一切,都只能是自己去面对。

然而生活对于任何人来说,何尝不是这样呢?最幸福的日子就是在童年,最无奈的日子是在中年。虽然生活是这般的无奈,虽然每年秋天来临总是会让我思考许多,但是对于人生,我们还是要乐观积极地去面对。让每一个秋天,都能成为最美好的回忆。

如今又逢秋天,又到了天凉好个秋的时候,此时的我再也不抱怨生活有多么不易,也不再羡慕童年有多么的幸福与快乐。我只是尽全力地去过好每一天,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,珍惜每一个季节。我想只有这样,也唯有这样,才能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的完满。

寻味日志

面人人

文/高雁萍

七月十五中元节,除祭祀先祖,呼和浩特地区还有捏面人人的古老习俗。

过去,我妈也是一年不落,总让我们在盼望之后,能拿着白灵灵、胖墩墩、画红点绿的面人人跑半个村子去炫耀。现在想来,那充满烟火气和童趣的攀比,简直太奢侈、也太有仪式感了。

每年节前一两天,村里巧手的女人们便张罗着和起面。起好了,不大不小兑上碱,搬出大案板,拿出刀子筷子擀面杖,梳头梳子洗干净,剪纸剪子擦干净,红豆黑豆挑匀溜,食红食绿用小酒盅化好,开始在娃娃们的围观下捏面人人。有些没这手艺的女人,经不住自家娃娃缠磨,也得和起面,乐呵呵邀请那些巧手手来家帮忙捏上一大笼。

面人人以爬娃娃为主,不管是正爬,还是侧爬,蒸熟了都胖墩墩显得可爱。老人们的评价是:一个比一个袭人。

小孩儿呢,拿着各自的面人人互相比,你的碱大了发黄,她的碱小了不白不胖,越比嗓门儿越高,无意间动作大了,不是把面人人的脑袋碰掉,就是把胳膊腿儿碰折。怎么办?拽过扫院的大扫帚撇根机棍儿两头一插,接上骨,继续玩儿。

面人人虽然和馒头一样可以吃,但谁舍得一蒸下就吃掉,得先玩儿,玩儿够了再说。吃得时候也是很为难,到底从哪下口?胳膊?腿?脑袋?我都想不起来当年我那些面人人都是先吃掉了哪一部分。

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,就是我绝没有湿着吃过面人人,都是干到空了裂了,甚至一碰就碎了,才像吃巧克力那样,一点一点掰着,当零食干掉。

大人们说,七月十五的干面人人和清明节的干寒燕儿一样,吃了都有补肚的功效,说白了就是对肠胃好。这和中医让多吃干馒头片儿是一个道理。

为解决孩子们又想玩儿又想吃的矛盾,聪明的妈妈们在捏面人人的同时,也会捏些鱼呀兔呀,供他们随时饱口福。有些地方还有长辈送晚辈面人人的讲究,既让朴素的审美观代代相传,也希望他们个个出落得像面人人一样白胖可爱。因为此时已立秋,吃上了新麦子面,所以捏面人人也有庆丰收的含义。

有一年,三嫂院儿里住来一户山西人,柜子上摆着个江米面面人人,和我们见惯的白面面人人完全不是一个风格。呼市的面人人大多用各种豆子做眼睛,点画也很随意,那个山西来的面人人却不然,捏得精巧,画得细致,而且颜色非常丰富。如果把呼市的面人人比作写意画,那山西的江米面面人人,一定算是工笔画了。

那个面人人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,直到现在,不管在哪里看到面塑,哪怕是非遗传承人刻意做出的所谓极品,我总是由不住在心里说,和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个比,简直差太远了。

青青左岸

杨家湾古渡

文/杨 钧

水乡,杨家湾古渡,湾南,湾北。一条木船来回一桨一桨摇曳着。听得见船帮声音,像渡口那棵老态龙钟的古柳,风吹过,枝干哗哗响。

三爷,古铜,像他的船,闲时坐船头饮酒。三爷小时候搭他三爷摆渡长大的,他三爷走时丢给三爷一对桨,三爷熟悉着杨家湾每一处流水,村里赶集、上学、走亲戚、回娘家,都摆渡,像风俗。

那些娃,大了,上了遥远城市学堂,回到湾里,见三爷,都喜欢叫声爷!爷喜欢。

那些娃,大了,披着彩头嫁远方,搭船靠岸,不忘回喊一声爷!爷不舍。

三爷的船,每天摆渡着村里村外的消息,有涟漪,也有波涛。

这天,杨家湾下游来了许多人,勘探、

施工,杨家湾有了桥,就叫杨家湾大桥。这天,杨家湾大桥开通,和村落新修的路连通了。

这天,杨家湾几百年的渡口停摆了。三爷闲喝酒,一天一天。醉了,就躺在他的船里,摇摇晃晃晒着太阳。想起他年轻时渡口上的新娘。

有一天,人们发现了渡船断了索,一直漂到桥根下。三爷醉在里面,再没起来。

出殡那天,杨家湾人都回来了。送三爷走的时候,准备朝桥去。不知谁后生哭着嚷了一句,我爷要搭船!那天,全村人都搭着船从湾南到湾北,一趟一趟。

船在渡口凿沉了。湾里人说渡船是苦差,三爷一辈子苦身,媳妇走得早,一辈子把湾里娃都当自己娃。三爷没根,渡船也无根。